



籠裡的鸚鵡

程觀心

黎明，從鸚鵡清亮的叫喚裡蘇醒。我撐起半個身子，凝神傾聽，「音韻是這樣婉轉圓熟，竟許是隻『能言鳥』吧？可以教她講話了！」我欣欣然自付着。

接着，她格外精神飽滿地唱起來，脆嫩曼妙的歌喉，一滴一滴的滾落無邊的空間，迴盪在大氣裡，彷彿朵朵無形的音花，倏開倏謝；天雨曼陀羅華，落英遍地……這內蘊着靈性的嗓音，洗淨了周遭的塵俗，我沉醉於那天然的音韻，使我想像仙境，摩擬樂土。

朋友的盛情，從海外帶來一對鸚鵡送給我們。牠們出生於新加坡熱帶森林，色澤明麗，翠羽朱喙，頸子上還有一道紅黑相間的彩環。單看外表，也比普通鳥兒聰明高貴得多。當牠用腳來攀緣爬高，或抓取食物來吃，那種靈敏的模樣兒，簡直和猴子是一樣。

「養鳥」自然是不仁的舉動。試想，好端端的一對野禽，牠有牠廣大的世界；蓊鬱的森林。澄潔的泉流，晴藍的太空，鮮甜的蔬集。無拘無束，自由輕快的生涯！自私的人類，喜歡牠，便不肯饒過牠，硬要捕捉來，關在籠子裡，留做玩物，讓牠們受一輩子「愛的刑罰」。

可是，誰見了這俊俏美麗的鳥兒，而不動愛念呢？一家子喜歡得發癡了，待之真有如上賓。添食加

水收拾籠子，服侍得妥妥貼貼。一會兒掛到樹蔭下乘風涼，一會兒送上水果點心解飢渴。欣賞牠的一舉一動，惹人無限憐愛。但牠們對此優渥的款待，却冷冷淡淡的不瞅不理。牠們來自土生土長的樂園，囚拘在這方寸之地，合是一對落難夫妻了。鬱鬱寡歡的精神，含着滿腹委屈似的，老是給你一個「沉默的反抗」。一見了人，馬上把背朝給你，一動不動的面壁而立。任你看守多久，牠們總是不轉過身來。很像兩位有道行的禪師，見了人就「入定」。我們只好遠遠的躲着瞧牠們的動靜。

有一次開了籠門加食，那隻雄的，忽然乘機飛去，繞室飛了幾圈，飛飛停停，躊躇不前，好像要等雌的相偕而行。

我是主張放生的，本來就存心養幾天玩玩，以後放之山林。待把雌的趕出籠外，竟跌跌撞撞的，張翅不起。原來她尚是一位「童女」，還不會會飛哩。此時她的伴侶，眼見對方沒有逃生的力量，突然一鼓着英雄氣，割捨兒女情，一翻身，振翅遠揚，直向那參天的白千層樹射去，嘹亮的長嘯一聲，瞬間即不見了踪影。

留下這孤單單的一隻，益覺楚楚可憐。據說：「兩個熱戀着的情人，就是監獄裏的高牆也是充滿了可愛的趣味的，只要他們兩個在一

起」。這一來，她失去了伴兒，日子更難挨了。她的膽又最小，經不住一點響動，立即面壁靜定，好像人們隨時都要加害她。我想：鸚鵡眼中的我們，一定是猙獰可怖的惡相，使她懼怕，使她擔心。每開籠門，伸手為她添食加水，箴如大禍臨頭受着大大的驚嚇，撲來撲去，躲避不迭。

這隻小鸚鵡畢竟是有靈性的，日子一久，她漸能適應環境了。「人」並不如她想像的那麼可畏，她慢慢「面對了現實」。大約她的想頭是：「事已至此，愁苦也沒有用，既不會飛，暫居下來，且培養起力量，等羽毛豐富，翅膀堅硬了，再作打算吧！」

牠的神情轉變了，沖脫了孤苦伶仃的意味，愁容開展。她愛着保護，珍愛，四週沒有一絲惡意。她在籠子裡輕靈地跳來跳去。她從一人「手上抓取一粒花生米，細心的剝去皮，欣快的咀嚼着。

紗窗上飛來一隻蜜蜂，嗡嗡地煽着金色的翅子。這位驟然光臨的陌生客，引起她很大的興趣，頭側到這面看看，又側到那面看看，蜜蜂想要飛出去，直往窗紗上亂碰亂撞，她忘形的大笑起來——一道尖脆的長鳴，劃破日午的寂靜。

「啊！我們的鸚鵡會叫了。全體齊集到鳥籠邊，要識破她忽然會叫的奇蹟，我們原愁她是個「啞吧鳥」呢。

「媽媽，鸚鵡會叫了，教她講話吧！」
「教她說：客來了，倒茶！」
「不，我要教她說：小妹，彈琴！双双，快看書做功課！」七嘴

八舌，喧嚷一片。祖母忽從屋角發出顫顫的聲調：「教她唸：阿彌陀佛！」

「對，教她唸阿彌陀佛，我們家有一隻會唸佛的鸚鵡，那才叫稀奇！」小傢伙們一致附和。

鸚鵡真正會叫了，每天清晨很起勁的練她的歌喉，發露她的愉快。美妙的旋律，像蓮花的花瓣飄落在湖面，一隻隻花瓣的船，隨着音波起伏盪漾。使我常連想起：「極樂國土，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：出和雅音」。鸚鵡的舌尖靈巧的輕轉着，大約有教講話的希望吧？我希望終有一天，教會她佛號，朗朗上口，以後放她飛入廣大的五濁惡世，帶着阿彌陀佛的法音，到處宣流。

所以別小看牠，現在是籠裡的鸚鵡，說不定將來是一位演暢弘名的使者哩！

本刊讀者服務部啓

凡在七月十五日前劃款委託本刊代為預約「歷史感應統紀」者，除書已出版並已分別配運外，每部尚餘二元，住在臺中市者均已面還餘款，但住在市外者，因零數退款不便，改請來函通知在二元以內選購佛書寄上。或加滙另購他書及續訂本刊時扣繳均可，前對來時滙費，由本刊負擔捐出。但在七月十五日以後預購者，概照每部十二元流通價計算，恕無退款。

【二元以內書目】弘一大師講演集（新增本）一元、禪關策進一元、弘一大師別集一元、佛法導論二元、佛法要領一元五角、僧訓日記五角。